

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 俄苏意日等国卷

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罗治华 吕伟 选编



6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

西班牙等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6)

罗治华 吕 伟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班牙国短篇小说名著选评 (6) / 罗治华 吕 伟 选
编. — 广州: 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俄苏意日等国卷)

ISBN 7-81029-448-2

I. 西…

II. 罗…

III. 小说 - 作品集 - 世界

IV. I14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佛山日报社激光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.75 字数: 8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 册

全卷 22 本 总定价: 88.00 元

(每本 4.00 元)

目 录

成功	台木尔 (1)
小耗子	台木尔 (15)
声名狼藉的家	马哈福兹 (23)
尼玛——她在哪儿啊	狄普 (33)
古里法先生	凯思立—海福 (47)
报复的债主	阿契贝 (59)
宾黛的礼物	依斯蒙 (79)
孔丹·迪阿拉的夜晚	拉耶 (93)
路边的咖啡馆	里夫 (101)

成 功

台木尔

我叫“曼苏鲁·拉菲欧丁”。

我是说“曼苏鲁·拉菲欧丁先生”。

我的职业是新闻记者。

我是说我是一个有根底的新闻记者。

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新闻事业，父亲是从祖父那里继承来的，而祖父又是继承曾祖父的。所以新闻这一行在我们家里已经根深蒂固，源远流长。它浸透了我的血液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……

我发表过一些脍炙人口、遐迩闻名的好文章，朋友们有口皆碑，同声赞誉。

我是个成功的记者，百分之百的成功……

我的成功在于我有干新闻这一行的聪明和才干。

我在各个方面都是成功的。但是，我却挣不到钱和妻子一道过体面的生活。

我在《导弹报》当编辑，同事们对我的努力都给予足够的评价。遗憾极了，唯独编辑部主任不承认我的任何功劳；固执地认为我的文章读起来兴味索然，不吸引人。甚而言过其实地把我描绘成一个守旧分子，恬不知耻地在同事间散播流言蜚语，说我的思想过时啦，我的风格像一块冥顽不灵的

石头啦等等。

长久以来，他总冲着我吼叫：

“换点儿新的吧，我们的先生……写些有趣的东西，你还应该把自己的风格润色润色，使它柔和一些……”

主任先生要我效仿那帮没出息的同事，和他们一模一样……

对不起！同事们……

我说你们没出息，这是不得已呀，也是因为你们自己不争气。

你们用一些使人眼花缭乱的假象，给读者写了这种苍白无力的东西，实际上这也戕害了你们自己。

我决不会堕落到你们这种地步，跟你们同流合污。

我决不让自己的笔坠入你们已经坠入的深渊里。

我对自己短吃少用的清苦生活感到很知足，觉得良心上过得去，因此我心情开朗，精神愉快。

然而，我得承认：这种困境使我很窘，的确使我很窘。

我赊欠借账，一身是债。

妻子嗷嗷的哀鸣在耳中回响。

她三番五次地说：

“唉！拉菲欧丁，我的命真苦啊！你真叫我失望，恨我自己嫁你的时候没有挑个好日子！”

我听了这些话，感到痛苦。我立刻对她说：

“亲爱的，你莫忧愁，情况将会好转，一切都要解决。俗话说得好，苦尽甘来；忍耐是安乐的钥匙。”

每逢我一说完，她就很快地用拳头捶我，使我前后摇晃。

我随即关起房门，把自己禁锢起来，以便搜索枯肠，琢磨一个新奇的写作主题。末了可以交给编辑部主任，好获得

他的帮助，博得他的欢心……

要写些什么，对我来说并不难。一个个问题在我脑际簇拥呈现，我只要选择一个就行了。

喏，这是我的书柜，要用书拈手可得。是这个书柜赋予我创作的灵感，指导我铸字造句。

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书柜啊！真是无价之宝！

从我的先祖、拉菲欧丁家族的创业人在世时候起，这个书柜就有了，这够它引以自豪了。

即使妻子不承认这个书柜有任何裨益，一直轻蔑地贬低它，但这个书柜还是洋溢着历代伟大学者的文思才华。唉！妻子的话太难听，我不提它，以免玷污我的口舌。

我注意到：我们的境况愈紧，手头愈拮据，书柜里的巨册书籍愈见减少……

秘密被我发现了，原来我那无知的妻子——愿真主宽恕她——为了填饱我的肚子，竟求助于我珍藏的书籍了。

为了换得全家的食物，不惜为寥寥数文竟将大师宗匠们的文思才华出售了。

每当我责备时，她总是冲着我嚷叫：

“难道你要我割身上的肉给你做饭吃？……”

丢人啊！……耻辱……

在妻子眼里，一碗锦葵汤^①等于伊本·马立克的一部《千言诗》^②或者哈里里的《玛卡梅》^③……

我羞愧满面，无地自容。我承认一个时期以来，我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方式，一日三餐地吞吃了这些书，吞吃了这些天才巨匠们的思想和智慧。

……我闭门不出，一连几小时地工作。拟好稿子，誊了

又改，改了又誉。最后，直到我认为这颗永恒不朽的明珠完美无瑕……

我带着稿子仓皇而匆忙地跑到《导弹报》编辑部，立即将稿子交给编辑部主任。

主任先生翻了翻稿纸，撇着嘴轻蔑地看了几段，末了对我说：

“思想僵化，这些话简直像石块，也像钢骨水泥……”

他上下打量着我，接着说：

“阁下，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篇值得发表的文章？你怎么不去看看同事们写的好文章？”

“我不读他们写的任何东西……”

“嘿！你错了……你应该把他们当作效法的榜样……倘若你想在这一行里获得成功，就必须跟他们一样！……”

“说到效法，你能给我举几篇他们写的‘范文’吗？”

“喏，你看看这几篇。这篇文章很有趣，题目是《怎样杀死你的岳母而使她不受任何痛苦？》；这篇是很有意思的新鲜事：《父亲拉着女儿跳摇摆舞》，这篇是动人的杰作：《按照你喜欢的规格供应塑料嘴唇》。

“这些‘范文’都是你同事们写的，他们富有革新精神；可是你……你写了什么呢？……”

“对，你写过几篇，你拟的题目是《男子为一家之主》^①；你另一篇的题目叫《量人之才以二小：心与舌》^②；第三篇文章是《连读的海姆宰胜于分读的海姆宰》^③。我的阁下，这些材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
“从我的远祖的书柜里找来的。”

“咳，病根就在这里……你应该从街头巷尾，茶楼酒肆，

从各种各样的人物那里猎取珍闻奇事……”

……我离开《导弹报》报社，嘴里直喊倒霉，诅咒这种憋人的生活，我被迫难堪地站在编辑部主任跟前……

我应该洗手不干新闻这一行啦，因为它意味着不幸、穷困、卑贱。我应该走向一个新的方向另找一个出路。

随便什么工作我都情愿：清道夫，咖啡馆的堂倌，擦皮鞋的，或者出殡时端香炉的，拿香水瓶的……随便什么工作我都情愿，只要不是新闻工作就行！

我今后再不舞文弄墨了。

事实上岳母应该宰掉，狠狠地宰，但我怎么能提笔写《怎样杀死你的岳母而使她不受任何痛苦？》呢？

我决心摒弃新闻工作，一辈子跟编辑部离得远远的。

……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在街上行走，诚如那些古代的名学者所说的那样“垂头丧气，一败涂地”，漫无目的，不知往哪边走。

我的脑际蓦地闪过一个想法，觉得这个想法很好，不妨试试。当下我奔向“喷气机咖啡馆”。进了店门，向我的朋友阿祖兹常坐的角落走去。发现他坐在老地方，四周围着三个人：擦皮鞋的，卖串珠的，卖香蕉的。阿祖兹像平常那样，正专心一意地和那伙人讨价还价，执拗地和他们争吵。

他看到我来了，脸上现出笑容。马上给我要了一杯咖啡、一壶水烟，随后又跟那三个小贩继续激烈地争吵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发现我面带愁容，一言不发，便问道：“怎么啦？愿真主使你避开邪恶。”

我用足尖踢着地，对他说：

“唉！极大的邪恶……”

“你说清楚些!”

我把和编辑部主任之间发生的事简单扼要地对他说了，告诉他我已下定决心今生再也不干新闻这一行了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：我永远将它丢弃了。

他打发走小贩，对我说：

“你做得对！我根本不相信什么新闻呀，编辑呀……在我看来记者很像集市上玩杂耍的，骗骗人；或者像游乐场的滑稽演员……你看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杆，摇摇晃晃地在绳子上走。”

“我找你就是要你把我从绳子上救下来，否则我要摔下来，跌破脑袋……”

“想让我给你找一个别的工作吗？”

“看在真主面上，全仰仗你啦，只有你才能帮忙，你是全城街长的头目，他们唯一的领袖。对你来说为我找一个混碗饭吃的工作是不难的。”

阿祖兹用无名指搔了一阵脑袋，突然说：

“托真主洪福，这件事容易办……”

我注视着他，听他继续说：

“你乐意去屠宰公司工作吗？……这是个很大的公司。”

“当屠夫，当木匠，当铁匠……什么工作我都愿意，只要远离这该死的新闻业就行。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名片，在名片上写了几句客套的嘱托话，然后递给我说：

“拿上这张名片找我的朋友、屠宰公司法赫德老板，他会慷慨地把你留在公司里工作的。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给你些方便。”

我的眼睛湿润了，紧紧握住我的朋友阿祖兹的手。

我告辞后朝家走去，心里充满种种甜蜜的幻想。

一见到妻子，我兴高采烈地对她叫起来。

“这下可好了，亲爱的，问题解决啦！”

“拉菲欧丁，我看你像是捡到宝贝了……”

“我将去一家大公司工作。”

“什么公司？叫什么？”

我犹豫了一阵，最后鼓足勇气说：

“‘爱国屠宰公司’，是法赫德老板开的。”

她听了后，呀的叫起来，捶着胸膛说：

“你愿意和屠夫一起工作？拉菲欧丁，你真叫我失望啊！”

说完呜呜地哽咽起来，我挨近她说：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的太太，想开点儿……以后饭桌每天不会断肉啦。”

次日清晨，我离家前往“爱国屠宰公司”。我嘴角上老挂着一丝微笑，这笑容像是印上去的；我摇头晃脑，步伐轻快地向公司走去。这一切都为了竭力装出一副某企业主或一家大公司的跑街的模样。

到了公司，迎面的门上挂着一排排整只的牛羊。在剥了皮的身上打着一个个红印章，仿佛是在抛头颅、洒热血的战场上获得的荣誉勋章。

我看见屠夫们站在“尸体”的旁边，舞动着手里的割肉刀，把整只的牛羊剥开，按肋条、四肢分类扔在近旁，这儿一堆，那儿一堆，垒得像山一样。

我目睹这种景象，站了片刻。这时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

瘩。我是置身于厮杀流血的战场上呢，还是屠杀场？

我鼓起勇气穿过挂着的牛羊，闯进了大门。生肉的气味充塞了我的鼻腔，引起我一阵恶心。

我问老板在哪儿，人们告诉我说在办公室里。过来一个小伙计给我领路。他身穿一件染有血污的长衫，手里握着一把剮肉长刀，很像刽子手的大刀。

办公室在“屠杀场”后面。又矮又胖、身板结实的老板就在里面，他坐在一张沾着肉星子的桌子旁边，桌上摆着一架电话。

我进去时，老板正扒在这架可怜的电话机上，看来压得它不能喘息。他没有发现我，我就站在门口等着。

等了好一阵，老板还在打电话。我听出他是在跟一个朋友说话，既不拘谨，也不顾礼貌，他正厚颜无耻地用粗野的话和对方打趣逗闹。

他还在说话，我仍站在门口等着。

末了老板哈哈大笑起来，随之引出一口浓痰，像投炸弹似地吐在房中央，痰沫还飞溅到我的脸上。

这是他谈话即将结束的信号。

老板的目光落到我身上，疑惑地凝视着我。我满脸堆笑地上前递过名片。他瞥见阿祖兹的名字，就高兴地喧嚷起来，他一边精心捻着他那涂着油脂的粗唇髭，一边指着一张凳子让我坐下。

老板身着一套黄澄澄的西服，衬衫领口是开着的，西服左上方的口袋里插着一方白底红道的丝手帕，散发出一阵阵刺鼻的香气。这种香气还混杂着生肉的气味，造成一种鼻子难以忍受的怪味。

老板终于开腔了，他满口夸奖阿祖兹，说阿祖兹的嘱托是可以实现的；不过他还必须问我一些问题，比如我担任秘书工作的经验啦，我通过电话应付对方的能力啦，等等。
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电话便滴铃铃响起来了。我辨别得出打电话的是一位太太，声音又尖又响，没谈上几句就跟老板吵闹起来。

我毫不怀疑，打电话的是他的妻子。

老板把话筒狠狠地往电话机上一扔，谈话中断了，随即点起一支雪茄烟。

他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又接着和我谈话：

“是呀，必须了解一下你用电话交谈的能力，因为这是你最基本的工作。”

电话又滴铃铃响了起来……

老板拿起话筒……

一阵细弱、温柔、娇滴滴的声音传到我耳中。这声音打开了老板的心窍，顿时他喜形于色，容光焕发。我只见他侧着身子瘫痪在坐椅上，手指拨弄着雪茄烟。

老板还一个劲儿地说着，在调戏对方，和她逗闹。他讲话直截了当，听来十分粗俗。

老板倒在椅子上，前后晃动着，我真担心他会仰天摔倒。

猥亵的对话进行了很长时间，而我却嗅着生肉味、刺鼻的香气和雪茄烟的烟雾……尽管这样，谈话逐渐吸引了我，这点我不能不承认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听懂了对话的内容：

老板邀请来电话的女朋友同他一道去某处幽会……

谈话结束了。

老板温和地轻轻把话筒放回原处。

他深深地吸了口烟，慢悠悠地喷出烟雾，回头看了看我，继续刚才的谈话：

“我们刚才谈的是‘电话’问题，你能巧妙地操纵电话机吗？”

“有谁比我更内行呢？我专会打电话，我的工作将会使你满意。”我脱口而出地说。

他从嘴里吐出一大团烟雾，接着说：

“好哇！……好哇……那我们就说定啦。”

电话又滴铃铃响起来……

我很快地辨别出打电话的是他妻子，两人又大声吵闹起来

妻子要求丈夫晚上陪她去游乐场看滑稽表演，而丈夫一会儿托辞公司事务繁忙，不能脱身；一会儿又贬薄这种滑稽表演不值一看，因为它既不顾任何风尚道德，在高尚艺术中更无地位可言……

争论趋向激烈

最后，老板一边恶言恶语，破口谩骂，一边扔下话筒无疑地，这种诟骂和风尚道德、高尚的艺术相距十万八千里……

接着老板又和我攀谈起来，都是关于我打电话的才能方面的事。

电话又滴铃铃响了……

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持续下去。

……我在这个禁闭所待了整整两小时，被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我聆听了几次电话交谈：一会儿是老板和妻子之间

的；一会儿是老板和歌女之间的；再过一会儿是老板和朋友们之间的……

我脑子里已经收集好了见闻材料，它将作为我写新闻报道的素材。

我要写的人物不由自主地以一种奇异的速度在我的脑子里呈现，一幕一幕的景象也在我的想象中映出。

当老板起草关于我在公司工作的合同时，我感到智慧的“精灵”，蠢蠢欲动，一跃而出。

过后他把合同递给我，重复地说：

“恭喜你，阁下，恭喜你……请在这儿签个字……薪金优厚，工作满意……”

此刻我的目光落到他那浓密的唇髭上，上面落了不少血腥的肉星子。一阵恶心涌上来，我于是把目光移开了。

“阁下，还有什么问题？”他接着问。

“噢，没什么……没什么……不……不过……”我含糊不清地说。

猝然间，我站起来，像离弦之箭似地冲出了房门，穿过“屠杀场”……

我在路上跑起步来。

走进了碰到的第一家咖啡馆。

我立刻要了一壶咖啡，一叠白纸。

凭着我的天才，唰唰地写起来。我用不着费力去选词造句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只要把人们日常的谈论、描述、景象记录下来就行了。我以所见所闻，想象我的新导师、屠宰公司老板法赫德那里所要发生的……以这一切作为材料，我奋笔疾书。

文章一写完，我就跑到《导弹报》编辑部，闯入主任办公室

我把文章摊在他面前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给你，我刚刚写好的。”

他狠狠地盯着我。

“你先看看，再把意见告诉我。”我接着说。

他开始读文章，没过多久，抬头看着我：

“明天你来一趟，把意见告诉你。”

……第二天，我离家前往报馆。

同事们离我远远地聚集在一起，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着什么。

我的心在怦怦地跳，走进主任办公室。主任先生站起来，热烈地欢迎我：

“恭喜你，先生，我已经把你安插在编辑部第一编辑室，你以后有固定的、数目可观的薪金啦，你应该经常供给我们像这样有趣的新闻报道……”

我不相信自己的听觉，含含糊糊地说：

“愿真主赐你长寿。”

他递给我一份今天的报纸，指着在头版重要位置的一篇文章说：

“看，这就是你的文章……至于题目是我给安的；我还给你选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笔名，以后你可以用它署名，人们都会知道你叫这个名字。”

我接过报纸读起来：

幽默文学家舍赫莱尔^①先生写的有趣的新闻报道

一个屠宰场的屠夫

在一次生存主义的舞会上

扒掉老婆的皮

从这一天起，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了。我的薪水，生活方式，思想方法，表达手法，甚至连我的名字，都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前我叫拉菲欧丁，现在叫舍赫莱尔先生。

一切都变了。

妻子的眼泪收敛了，嗷嗷叫苦声听不见了，代替它的是欢快的笑声。

说到书柜，我用大锁将它锁住，我和书柜之间的联系也就中断了。

我和穆太奈比⁵、伊本·赫勒顿⁶、查希慈⁷和其他著名学者日见疏远了。我把这些人的著作锁在书柜里，让它睡大觉……

过去我称为诗文宗匠、智慧巨人的学者，现在我不需要他们了。

现在，我出没于酒吧间，游乐场，夜总会，在那里消磨我的夜晚，我跳着摇摆舞，从歌女们的大腿间攫取写作的灵感；在酒桌上，从放荡不羁的男男女女嘴里寻找字句和笑料……

别了，我过去所处的倒霉的日子，那时候我脑袋僵化，思想落后，生命在枯萎。

欢迎！欢迎我今天所处的时代，我符合新时代的精神，我按照新的发展规律来行动！

（邬裕池 译）